



我的贈畫心路藝程

踏著暖暖煦陽歸鄉

醫學系第六屆校友 趙素芳

我的母校—高雄醫學大學有我青春歲月時的溫潤記憶。求學、成長的記憶版圖，烙印美麗的歲月履痕，更直接間接地薰陶我的人格特質和美感經驗。

相隔三十年，和創作結緣，和年少時代對美的想望接軌。公暇之餘，揮動彩筆，調劑身心、紓解行醫壓力，創作的過程，是另一種自我發現、自我實踐。有時連自己也很難解釋，當這股蓄斂三十寒暑的能量找到通往「求真求善求美」的出口時，竟能發生綿密的動力，不能自己。十四年來，完成七百件油畫、兩百件雕塑，創作帶給我更開闊的人生視野和莫大的喜樂，可是為了不斷自我突破，也陷入苦苦思索超越的情境中。

在醫院裡深刻體悟的「生老病死」，曾經採擷入畫；超音波檢查的影像，是抽象畫的靈感；解剖學訓練，使我的雕塑及人體的畫像，掌握得更細膩……，寬廣的創作天地，儘管搜索枯腸，也有創意枯竭的時候。面對這般的窒塞瓶頸，猶如枯木逢春—一九九四年，從事油畫創作的第五年，我以「漁夫」的作品入選「法國秋季沙龍」，同時，母校也希望我捐贈作品，這使我重拾創作的熱忱和信心。

一九九四年，高雄醫學大學創校四十週年，為感念捐地興學的創校董事長陳啟川及第一任院長杜聰明博士的德澤，母校構思為這兩位尊長恭塑雕像，我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幹勁，自告奮勇地接下這項任務。當年，我從紙黏土、陶瓷娃娃等立體作品一路摸索到雕塑創作，只因一股熱愛立體創作的動力，藉由創作抒發感恩、崇敬和懷念之情，交互激盪完成雕像的驅策能量；雕像成功與否，取決於神韻的拿捏，因此，我先到台大藥學系及台大校友會館，仔細地測量杜聰明博士雕像的頭像比例，並拍攝不同角度的臉部神情，而陳啟川董事長的雕像，則融合來自照片的神韻及校友會的理監事會議，他老人家在我腦海裡的印象。利用看診的空檔，前後費時半年多才完成這兩尊雕像，如今回想起來，猛然覺得十年前的我，實在膽大，若是現在的我，必定是誠惶誠恐不敢輕易嘗試。不過，話說回來，我十二萬分珍惜將熱愛的創作贈與母校的機緣，既是鼓舞也是無上的榮譽。

忝為校友的一員，能夠為母校作些什麼，是我最大的恩寵。如果因著我捐贈的七十件油畫、二十多件雕塑品及二十幅攝影，點綴在校園和醫院，帶給人們心靈一絲的喜悅和撫慰，我的創作才有生命，才有更深邃的意義，我如是盼望，更如是期許。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是南台灣的醫療重鎮，不但在醫學專業領域投注心力，在營造人性化、藝術化醫療空間所作出的努力，較諸北部的醫院，也不遑多讓，而我有這份榮幸參與，略盡棉薄，表達我回饋母校的心意，從而期盼與校友、學弟妹攜手一起耕耘這塊屬於大家的沃土。

每當我回到母校辦個展，或處理捐贈相關事宜時，內心激盪著「進鄉情怯」的情愫。可是每當我闔上雙眼養神，我彷彿看到自己的油畫和雕塑洋溢著屬於南台灣的暖暖煦陽，我就會有一股想回到母校、回到第二故鄉的衝動，回去瞧瞧舊日的記憶角落、探望慈祥的師長，抑或只是靜靜地在一旁和學弟妹分享學習和成長的喜悅。



我的贈畫心路藝程【踏著暖暖煦陽歸鄉】

春 2004 no.11 26